

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及其启示

梁晓波, 张晓琳, 郭锦亮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由于海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因语言和文化问题屡遭挫折, 美国国防部为了切实解决外语难题, 采取了设立统一的领导和保障机构, 规划针对需求与定位的语言学习, 兼顾文化和语言能力的双重培养, 建立完备的语言能力指标体系, 发展多样化的培训和教学方式 and 开展依托地方高校和国际合作的创新项目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国防语言体系建设, 推动了美军外语教育的改革。美军的语言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明确, 层次清晰, 对我军外语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美军; 外语教育; 语言和文化;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EO-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5) 03-0042-08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merican Armed Forces and Its Revelation

LIANG Xiao-bo, ZHANG Xiao-lin, GUO Jin-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A number of U. S military oversea operations suffered a series of setbacks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awareness of the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language problems, the U. S. DoD has taken a set of actions: setting up a specialized lead agenc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planning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strategic requirements and orientation; highlighting both language skills and cross cultural competency; found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ystem; developing a wide variety of training methods; and conducting creative programs with the strength of civilian high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 those actions have led to a reform in U. S military'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dvanced her Defense Languag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American Armed Forces can give revelation to our milit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its clear goals and hierarchy.

Key words: American Armed Forces; foreign educ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概述

美军外语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特别训练计划”(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二战期间, 盟军在情报工作上需要一批精通德、法、意、中、日、马来语的人员, 因此制定了该计划。1958年, 《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的出台, 使外语在美国的地位被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

度^[1]。此后外语虽受美军重视,但由于仅服务于情报破译和安全工作,所以地位一直不高,并一度进入低谷。1983年,《国运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An Imperative Reform)一文出台,美国教育界才开始重新认识并重视外语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也给美军的军事外语教育带来了春天,而这一次“春天”却十分短暂。有学者对美国的外语基础教育进行研究,其依据全美应用语言学中心(The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和全美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多年来外语教育统计数据,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基础外语教育呈现了波型的发展趋势,90年代相比80年代学校外语教育发展较好,而进入20世纪的前十年却出现了逆向的反复”^[2]。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才促使美国政府和军队再次重视和坚定对军事人才语言和文化能力的培养。此时,外语又一次被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在2006年1月5日,美国总统发布了《国防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提出了美国公民应当加强学习的关键语言,这是一份影响全美的外语教育计划。以美国国防部为首的相关机构,相继颁布《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map)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 2011-2016)^[3-4]。这两份文件是推进美国军队外语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以提升美军士兵的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LREC)为目标,使语言文化能力成为评定美军士兵能力素质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依照外语文化教育战略要求,各军种都提出了自己的语言训练计划,力求提升官兵的跨文化能力(Cross Cultural Competency, 3C),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官兵进行语言培训,拥有一套综合的能力指标体系和标准化的培训方法,还有国内和国外各类机构的支持帮助,在对美军官兵的语言能力提高上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现状

(一) 设立统一的领导和保障机构

反恐战争使美军再掀学习外语的热潮。从阿

富汗战争到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美军都感到语言和文化的壁垒使得军事行动常常陷入被动,其许多军事和政治意图无法顺利实现。因此,语言能力的提高不能再是从政策上强调人员语言能力的培训,而是要有专门的领导机构来领导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提高美军的多语种能力。2004年,美国召开了全国语言大会,随后便成立了国家语言署(National Language Authority)和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Council),主要任务是规划和实施美国的语言战略计划。在美军军队系统中,负责人事和战备(Personnel & Readiness)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ersonnel and Readiness)总揽军队语言文化的建设事务,并向国防部副部长(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汇报工作进度。2005年美国设立了国防语言办公室(Defense Language Office),其主要责任是确保满足当前和未来对语言和区域人才的需求,现已更名为国防语言与国家安全教育办公室(Defense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Office)。此办公室的工作是负责制定和预测军队内部人员语言能力发展、巩固和发挥的相关政策;监控这些掌握关键技能(critical skills)人员的晋升、到任和服役情况;并且探索创新型理念以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5]。这些部门统领大局,监督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根据当前形势对规划做出调整,以确保语言能力培养的效果。2007年,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被指派为美军各部门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和任务部署前的文化和语言学习的执行机构^[6]。

除负责整体规划的领导机构外,另一重要机构就是提供语言教学支持保障的机构,主要是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DLIFLC)。DLIFLC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主要外语训练机构,提供全日制寄宿制的外语训练,并为国防语言项目(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中非寄宿制的外语训练提供技术支持^[7]。国防语言学院(DLI)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及其他机构提供语言和文化指导,负责国防语言项目以及对国防部的人员提供语言培训。还为海陆军各语言中心制定教学大纲,帮助制定训练计划,审核教学内容和教师队伍,督导其教学活动。为了保障语言战略计划的发展,美军还建立了相应的语言和文化中心,如空军语言与文

化中心(Air Force Culture and Language Center),陆军语言训练中心(Army TRADOC Culture Center, TCC),美军海军陆战队高级行动文化中心(USMC Center for Advanced Operational Culture Learning)等^[8]。在许多TRADOC的学校和其他相关训练机构中,美国陆军建立了专门的文化和语言顾问团队与DLIFLC和TCC的合作,协助联合作战中心(Combined Arms Center, CAC)将语言和文化的教育课程整合进现有的专业军事教育(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ME)中去^[9]。

这种由美国国防部下设办公室专门总控制定、组织实施、监控监督国防语言战略计划,并依托传统和新兴的训练教育机构负责具体的训练教学,分工明确、相辅相成,有利于支持和推进美国语言文化的发展战略。

(二) 规划符合现实需求的语言学习

美国国防部提出了每年发布“战略语言名单”(strategic language list)的要求。该名单将会列出该年具有“优先权”的语言,针对这些语言进行培训和测试,以满足战略需求。2006年,美国教育部和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美国总统正式宣布实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该计划优先支持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日语、韩语、伊朗语、印度语系语言、突厥语系语言等在内的关键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国家集中在亚洲和北非,而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正是这些地区。实际上,早在1958年,美国就确立了多层次“关键语言”,而“911”事件促使美国在建立国防语言体系上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10]。依据每年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变化,关键语言的选择也有着相应的变化。基于此倡议,美军方推出了在美国军队内部系统加强“战略要地语言”教育的5年计划。如2011年,美国海军停止向能熟练使用日语、韩语、海地克里奥尔语、越南语、中国粤语和闽南语等小语种的官兵发放外语津贴。接着美国海军又将外语语种重新分类,将所需的语种分为“立即”、“新兴”和“持久”三类,其中当前最需要的为“立即”和“新兴”,这两类语言集中于非洲、中东和亚洲地区^[11]。自2006年,汉语被列为“关键语言”以来,便通过了“汉语旗舰项目”,该项目将培养各领域精通汉语的情报人员。

可见,为用而学是美军当前进行外语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实际上,美军自“911”后将语言

推到战略高度,并且提出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改革,都是由于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因为语言吃了不少莫名其妙的苦头。因此,提高语言能力成了迫切需求,尤其要增加能够使用美军当前海外军事任务所在区域语言的人才。因此,外语教育也必须有目标、有对象,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美军对不同军衔、不同兵种的能力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学员在学习时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在执行任务时也能更加明确区分自己的职责。比如说高级军官的课程目标就是帮助军官提高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力,使其在异域文化中能够运用上这种理解力,从而胜任复杂环境下的领导责任。而对初级军官的要求则是掌握基本文化知识,帮助其胜任在复杂条件下连火力支持军官和领导者的角色。军队在语言教育上必须定期地主动确定当前所需的战略语言,然后推动相应的语言教学,以打破语言的障碍,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外语教育以及军队执行任务的效率。针对需求与定位进行语言学习是美军积极主动把握战略先机的一种突出表现。

(三) 兼顾语言和文化能力的双重培养

跨文化能力是美军语言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911”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许多行动过程中遇到巨大阻碍,甚至导致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如美军焚烧可兰经,亵渎了伊斯兰教的神圣之物,引发了自阿富汗被美军占领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众抗议,惹起全球热议。再如北约和美军士兵公共场合饮酒、调戏当地妇女,这些在美国可能无伤大雅的事,却都与当地的宗教风俗格格不入。这些都是由于美军不了解当地的民族和宗教传统,缺乏区域知识和文化语言能力无法良好沟通导致的。由于这些负面事件导致美国形象在这些伊斯兰国家崩塌,美国虽然依靠绝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赶走了塔利班政权,并且扶植了新的政权,却没有赢得掌声,而是受到当地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此时拥有所谓强大文化软实力的美国在遇到古老的伊斯兰文明时,还是出现巨大的不适反应。这也正是美军高层正在思考继续解决的问题。因此,美国在21世纪初便开始规划自己的语言文化战略,并以语言培训为依托,同时进行区域知识的传授,同时提高语言和文化能力。这与最初只为获取情报的目的而进行语言培训的思维大为不同。

在《路线图》中,美国国防部提到,“911”后

的军事行动使人们更加确信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国防部在把握新兴语言的组织系统能力上有了极大改善, 并且能够更好的使用这些语言和方言, 了解与这种语言相对应的区域知识。国防部认为, 语言虽然非核心防御能力, 但也与关键的武器系统同样重要。因此美军在进行外语培训时还加入了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培训。区域知识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 2011-2016》中提到, 国防部必须坚持长期提供定期的、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教育机会, 以帮助人员获得、提高和保持语言技巧、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 而这些能力都是十分容易流失的。2008年,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HASC)表示在能够理解和欣赏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使用当地语言具有潜在影响力, 可能会使任务产生有利于我方的结果^[12]。因此, 将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培养摆到与语言技能教学同样的范畴内, 是美军在外语教学上新的指导思想, 凸显了外语成为一种新兴的战略资源这一事实, 打破了固有的对外语的偏见。此时, 外语教学不再仅仅满足翻译的需求, 而是成为一种培养军队文化软实力的手段方法。各军种也提出了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语言能力提高的策略。如美国陆军《陆军学习战略理念2015》(Army Learning Concept for 2015, ALC 2015)中提出的士兵挑战就包含了语言及其所属的文化^[13]。其最终目标是使士兵在异域文化中作战时, 提升自己的文化理解力, 这就要求士兵掌握足够的文化和语言技巧, 了解外国社会和文化,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提高其在不同文化下执行全方位任务的能力。美国海军则在2008年提出了《海军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The Navy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其与《21世纪海上力量联合战略》(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海军部2008年目标》(Department of the Navy Objectives for FY 2008 and Beyond)、《海军作战部长指南》(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Guidance)、《海军战略规划》(Navy Strategic Plan)、《海军行动理念2006》(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06)和《我们的海军策略》(Navy Strategy for Our People)等文件相辅相成, 关系到更高层的国防和军队战略。该规划是在《路线图》的总目标基础上, 结合美国海军的需求特点制定的, 能够更有效地

帮助美国海军完成军事任务, 达成军事目的^[14]。美国空军则提出了《空军文化、区域 & 语言飞行计划》(Air Force Culture, Region & Language Flight Plan), 对之前的空军语言文化训练教育进行了修改, 以求符合现有的需求, 使官兵获得适当的文化、区域、语言和协调能力技巧, 综合来说就是提升官兵的跨文化素质。该计划为与国防有关的空军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框架。其对美国空军飞行员的3C能力和语言技巧, 以及特定飞行员的区域知识能力做出了具体要求^[15]。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有相应的语言训练计划。

(四) 建立完备的语言能力指标体系

美军在判定人员语言能力时, 有着自己的一套能力指标体系。1956年, 美国便开始使用语言测试确定语言水平——国防语言水平考试(Defen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DLPT), 并且针对这种语言测试还有一套相应的评分体系——跨机构语言圆桌量表(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ILR)。

ILR量表又称FSI(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量表, 是在1955年, 由美国政府下属的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制定的描述对外人员口语能力的标准, 该量表是专门针对军事情报部门的外语能力指定的。20世纪80年代初, ILR考试委员会(ILR Testing Committee)又开发了听、读、写三项语言技能量表, 最终形成听、读、写、说四项技能的语言能力量表, 而2005年又增加了翻译量表^[16]。在2005年的《路线图》中, 国防部对美军人员的能力评定强调从三个方面考量——读、听、说。ILR量表的级别以及表示的水平如下表所示^[17]:

表1 ILR量表

Level	Description
S-1	Elementary proficiency
S-2	Limited working proficiency
S-3	Professional working proficiency
S-4	Full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S-5	Native or bilingual proficiency

美军现行的是DLPT5测试, 属于能力水平测试(Proficiency Test)而不是学业测试(Achievement Test)。因此内容涉及面广, 考察的是通用外语的能力, 而非专业外语能力。测试分为初级和高级测试, 测试者只有达到3级才能进行高级测试, 计

划实现了对31种语言的测试^[18]。《路线图》中强调对能力的评定是从读、听、说三个方面考察的。但是DLPT5只涉及了读和听的测试,并未包含对“说”的考察,用于测试口语能力的是一项叫OPI的单独口试(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OPI)。

《路线图》提出,相对于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要求美军人员拥有更高的语言能力,因此其相应的语言掌握能力的等级也就更高。《路线图》提出的目标是3/3/3的总体要求,也就是读、听、说都达到三级。三级的标准就是1.能够连词成句,有效地参与到大部分的生活、社交和专业话题中去;2.能够较为轻松地讨论感兴趣和特殊领域的话题;3.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正常速度时的讲话;4.有足够大的通用词汇量,不需要去查词;5.可以有口音,能够正确掌握语法,对话中的小错不会影响本族语者的理解。《路线图》提出以3/3/3划界,确定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根据参与任务的不同,划分出相应应达到的语言能力等级,若是未达到所需等级的则应有一整套合理的职业规划和训练计划,帮助对象达到所需的语言能力等级。这一套能力指标又是与军队人员(现役或是文职)的任务分配和奖励工资挂钩的。级别越高则拿到的外语能力津贴越多,执行任务的难度也会较高。

(五) 发展多样化的培训和教学方式

美军对军队人员进行外语教学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美军的外语教学的特点在于培训手段和技术的标准化。教学任务主要以军内的几所外语学校为依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并进行多部门合作,统一制定教学大纲,统一标准审核教师资格,统一教材的选择和编撰,统一测试标准。美军各级军事院校采取“开放式”、“旅行式”、“实践式”方法来培养具有较高外语素养的“未来军官”^[19]。国防语言学院包括英语中心、外语中心和华盛顿办公室。其中负责教授外语的是外语中心和华盛顿办公室。外语中心位于蒙特利市(Monterey),是国防部下属的最主要的外语学校,接受各类学员,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各军兵种的军人及其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心主要开设有基础班、提高班和专业班,其中军人的培训周期从24周到64周不等。其中,参加基础课程的必须为高中毕业生,并由联邦学位授予机构为所有参加了基础课程的

合格毕业生颁发准文学学士学位。基础班分为四个等级,一级到四级难度依次增加,入学前学员将参加相应的语言潜力测试以确定适合学习哪一级的语言。参加外语学习的学员学习任务繁重,每天七节语言课和两节自习课,并且定期接受语言测试。除了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重点承担语言培训,还有其他培训机构如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西点军校(West Point)、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美国空军大学(US Air Force Academy, USAFA)、军官培训学校(Officer Training School, OTS)、各军种的后备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ROTC)和多所地方大学。

培训手段和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最基本的是课堂式教学,由老师主导,以某一话题为中心,进行分组式的讨论促进式教学,主要提升的是学员的主动性、思辨能力。课堂教学还包括为现役人员提供的大学课程或者语言旗舰项目(The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此外还有通过网络进行指导、模拟以及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为学员自主学习和自我提升提供了很好地机会,大大提高了学习的便利性,有助于更多由于人数限制或者本身任务需要而无法参加培训的军人通过网络课程进行自主学习。国防语言学院安装了全球范围的视频远程培训(VTT)网络,LC系统分别设置在蒙特利市的7个演播室和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防部的18个地点,从这些地点向外发送信号^[20]。可以向全球多个任务区提供视频远程培训。还有角色扮演以及与关键领导人交涉的情景式训练,这样有助于学员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另外还有各类讲座和研讨会、专业阅读项目和逻辑写作的课程。除了本国院校的培养,美军还为参加外语学习的军人提供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利用国外的教学力量,使学员能够在海外进行“浸入式”学习,直接接受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对所学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外语教学大纲由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设计,教学内容各个学校基本统一。因此在不同地方进行外语学习的学员,其学习成果不会相差太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员外语素质良莠不齐的现象。教师队伍的培训也由教育部统一负责,并获得各类国家资助。为了更好地提高军人的外语能力,美军委托各大学和地方公司,前后设计了一批语言学习工具,其中包

括词语翻译器(Phraselater)、双向语音型翻译系统——喉舌(TONGUES)、话语反应翻译机(Voice Response Translator)、Babel-fish的语音翻译系统,MASTOR的多语双向翻译系统和IraqComm翻译系统,还有美军现在较为通用的CL-150 Technology Matrix for Critical Languages语言学习系统,该语言学习系统覆盖了多种关键语言,主要用于海外战区区域官(Foreign Area Officers)的语言学习^[21]。美军还运用各类外语学习系统和网络在线学习系统,帮助官兵提高语言能力,包括Headstart2、Global Language Online Support System(GLOSS)、SCOLA、如师通(Rosetta Stone)^[22]。其中,Headstart2是集游戏、视频、音频和虚拟交流为一体的学习软件,主要教授最常见的语句和表达方式,适于初学者使用。GLOSS是一个为自学者提供学习资源的网上自主学习系统,其资源内容包括各种文章、电视片段和广播音频。SCOLA专为外语学习提供语言资源的非盈利网上系统,其主要提供超过175种语言的各类语言资源、课程和学习资料^[23]。如师通则是专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31种网络课程,还专门推出达里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伊拉克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的课件供官兵下载使用。

美军在语言文化能力的培养方式上也有独到之处,其重点目标就是官兵个人领导素质中的“角色感”、“存在感”和“理解力”这三点,强调其实践运用能力。在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外语培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日制的寄宿制语言教育,另一种则是非寄宿制的语言技巧训练。在全日制的培训中,所占时间比例最大的就是基础课程,长达数十周的时间,越是复杂的的语言所需时间越长。如对美国人相对容易的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学时为25到34周,波斯语、希伯来语需要47周,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朝鲜语学时长达60到70周。而基础班和专业班的培训时间只有两周左右。学员一天的专业课程就有七节、自习课两节,学习压力较大。从《路线图》对于美军外语人才的要求来看,十分注重读、听、说的技能全都达到三级的标准,也就是基本能够流利地使用一门语言。由于语言属于容易流失的能力技巧,因此,美军采取在学员语言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定期进行测试,以督促和监控学生学习和知识掌握情况。此后还会安排学员进行实习,到实际的作战单位去检验自己所学成果。

(六) 开展依托地方高校和国际合作的创新项目

美军除了发挥各大军事院校如国防语言学院、西点、美国海军学院、外交学院的作用,以及用高度专业化的语言培训分队来满足作战部队的需求以外,还充分利用了美国地方高校的力量。利用地方丰富的资源和专业人员优势来为军队补充外语力量。

国防部创建了语言旗舰项目(National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加州大学的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和蒙大拿州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等院校开设了专门的关键国防语言与文化培训项目,为美军培养语言文化人才。现在全美许多大学都参与了语言旗舰项目,如提供汉语教学的就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等;提供阿拉伯语培训的有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等;教授印度和乌尔都语的有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教授俄语的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波特兰州立大学等;韩语则由夏威夷大学提供;提供葡萄牙语课程的有乔治亚大学;教授波斯语的是马里兰大学,并且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独立的课程。此旗舰项目为学生提供精修语言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到ILR三级的标准,还提供高级语言课程和长期文化“浸入式”学习,也就是出国留学,并为学生提供在国际合作机构中实习的机会,这是非语言专业的学生提高语言能力的绝佳机会。

K-12计划也是语言旗舰项目中的一部分,同样依托了地方高校的力量,将外语教育从娃娃抓起。美国的外语教育是从高中之后才有要求的,因此使得学生在语言学习上存在着起步晚的特点,许多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几乎没有什么第二外语的基础。K-12就是将旗舰计划推广到小学、初中、高中和2年制的大专以及4年制的本科生项目,这样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时便可以提高其课程的难度。其中承担了此计划的大学有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与波特兰公立学校合作,还有杨百翰大学与犹他州教育部门合作。其中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公立学校成立并合作运行一个K-16汉语旗舰中心(K-16 Chinese Flagship Center),设定

了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每个阶段应达到怎样的水平。由于军队系统往往人力物力有限,无论是在教师队伍、教学方式还是生源上都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参与语言旗舰计划可以极大地扩充人才的数量,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外语精英,这样就可以节约军队资源,广纳贤才,使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打下的语言技能基础。

在外语上,美军与地方院校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培训,还有语言研究。美国国防部与地方大学密切合作,由国防部提供经费,在全美设立14个研究中心,例如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是与语言相关的研究中心。语言研究既包含了战略研究,也有具体的战术研究,既有语言的基础研究,也有应用型的研究^[24]。军内重视语言研究不仅能够帮助美军对语言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修正,还能在军事行动中提供决策性的意见建议,有利于军事情报的收集,使军事行动中的沟通交流更加顺畅有效。

美军在进行外语教学时,不仅与国内多个机构和大学合作培养外语人才,还联合了其他国家的教育力量,走国际化的培训培养的道路。这一点,在对外语教学进行革新的指导性文件中有明确的要求。如对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教育的变革,《路线图》明确指出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必须为学生创造“出国留学”的机会,以促进国防部现役或非现役文职的第二外语的学习。国防语言学院响应国防部的要求,定期选派军官到国外院校学习、攻读高级学位;选派教员和学员出国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参加短期的培训。

在语言旗舰项目中,有专门为学生提供的出国留学的机会。该项目提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若是想要在外语能力上达到专业水平的同时还促进文化能力的提高,闭门造车是不行的,学生必须参加通过精心安排的严格的国外学习项目。旗舰项目中心与海外学术委员会(Overseas Academic Councils)合作完成了满足学生在不同机构进行的外语课程设计。旗舰计划的长期目标就是为持续增长的留学生建造海外基础设施。与语言旗舰项目合作的海外机构有巴西的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的南京大学、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印度的斋浦尔中心和勒克瑙乌尔都语中心、韩国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州立大学的斯瓦希里语旗舰中心。这些合作都是以民间的身份进行的语言学习交流,但实际上也是

间接服务军队外语培训的语言旗舰项目。

国防部以及美国其他政府机构花大力气构建如此庞大的海外学习项目,可见“浸入式”的语言文化学习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在母语国家进行学习,实际感受当地的民俗风土人情,不仅仅使学员能够更加流利自如地使用语言,更加加深了学员对于当地文化的理解度,避免了在国内学习时“道听途说”可能导致的扭曲理解。在国外进行语言上的学习深造实际上就是一种积累经验的过程,消除了学员对所学语言的陌生感,保证了学员在毕业参加工作或执行任务时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效率,减少将所学知识输出转化为实际语言能力的过程所需时间。国际化的培养思路是保证学员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这是利用多方教学资源打造所需高质量人才的理想方式。

三、启示

美军对外语教育的重视值得我们深思。军内的外语教育目的十分明确,即为作战服务,体现了美军当前对外语的战略需求,其教育思想从单纯为培养翻译和情报人员提升到了利用外语人才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和软实力这一战略高度上,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同时美军对这一战略从规划和落实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贯彻执行。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已成规模的教育培训体系,军内的外语教育能够得到统一的管理和领导,标准化的培训手段避免了培训成果出现显著的差异,官兵的外语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美军充分利用地方和国外的教学资源,这样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还能保证外语教学质量,为官兵的语言学习提供更为全面和优越的条件,为巩固学习成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仅如此,美军对外语教育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不再将外语教育框定在为情报翻译和军队交流做贡献的范围内,这令军官士兵接受外语教育和培训的目标更为明确,依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使教学成果更为显著,同时这一成果能更加有效地为军事行动服务。此外,美军的外语教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是集语言文化教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外语教育,文化是语言的基础,要真正学会和成功运用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根基,否则在使用中可能出现误解和矛盾。美军正是在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加大了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使官兵的外语能力具

有更大的优势,领先其他国家的军队,将外语优势转化成了战斗力的优势,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美军虽然近年来因为财政上的压力而削减了部分外语教育上的经费,但是其外语教育的整体方向并没有改变,一些关键语言的培养方法更是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完善了。其实这种开拓外语的战略能量不仅仅是一种创新,更加是时代的需求。中国军队在外语教育上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偏见和不足,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未能很好地规划本来就很少的外语人才的职业走向。外语人才往往不能在除了情报以外的其他军事领域发挥作用。中国军队也应当尽早开始打造自己的软实力,认清军队现在以及未来可能的语言需求,以长远的目光看待我军的外语教育,提高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标准,正确引导中国军队外语教育的走向。

参考文献:

- [1] 季舒鸿.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与现状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6):88.
- [2] 谢倩.20年中美基础外语教育关键数据之比较[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2):71.
- [3]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map [EB/OL]. (2005 - 03 - 30) [2015 - 01 - 08]. <http://www.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30roadmap.pdf>.
- [4]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 2011 - 2016 [R].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 [5]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Roadmap [EB/OL]. (2005 - 03 - 30) [2015 - 01 - 08]. <http://www.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30roadmap.pdf>.
- [6] Smith S A. 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J].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Bulletin, 2012,38(1):2.
- [7] Powers R. The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Been There, Done That[EB/OL]. (2013 - 09 - 11) [2015 - 01 - 09] <http://usmilitary.about.com/cs/education/a/dliarticle.htm>.
- [8] 梁晓波,敖锋,谭桔玲.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与举措透视[J].国防科技,2013(1):45.
- [9] Smith S A. 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J].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Bulletin, 2012,38(1):3.
- [10] 王华丹.美国国防语言体系建设的现状评述[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4):59.
- [11] 环球时报.美海军停止向掌握日韩语言士兵发放外语津贴[EB/OL]. (2011 - 07 - 04) [2015 - 01 - 09].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7-04/1022655202.html>.
- [12]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 2011 - 2016 [R].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 [13] Smith S A. 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J].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Bulletin, 2012,38(1):5.
- [14] Operations CON. The Navy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Awareness[EB/OL]. (2011 - 07 - 04) [2015 - 01 - 10].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7-04/1022655202.html>.
- [15] U. S. Air Force. Air Force Culture, Region & Language Flight Plan[R]. Air Force, 2009.
- [16] 韩宝成.国外语言力量表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6):444.
- [17] Wikipedia. ILR scale[EB/OL]. (2014 - 12 - 24) [2015 - 01 -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R_scale.
- [18] 李慧,蔡晓红.美国第五代军事人员外语熟练程度测试(DLPT5)[J].国防科技,2008(5):88.
- [19] 张蕴.美国军事院校培养外语人才的主要措施[J].外国军事学术,2005(6):61.
- [20] 张蕴.美国军事院校培养外语人才的主要措施[J].外国军事学术,2005(6):62.
- [21] 梁晓波,敖锋,谭桔玲.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与举措透视[J].国防科技,2013(1):48.
- [22] Anderson J R. Beef up your education with language training[EB/OL]. (2013 - 01 - 25) [2015 - 01 - 13]. <file:///E:/DOC/%E5%A4%96%E8%AF%AD%E6%95%99%E8%82%B2/Beef%20up%20your%20education%20with%20language%20training%20%20Army%20Times%20%20armytimes.com.htm>.
- [23] SCOLA. About SCOLA[EB/OL]. (2013) [2015 - 01 - 14]. <http://www.scola.org/scola/AboutUs.aspx#>.
- [24] 李慧,蔡晓红.美国第五代军事人员外语熟练程度测试(DLPT5)[J].国防科技,2008(5):88.

(责任编辑:陈勇)